



亲事

(吕剧)

刘奇英 赵福朋 王毓祥
中国戏剧出版社

236.527

2

内 容 提 要

《亲事》以拨乱反正初期的农村为背景，通过三朵云——三个叫云的姑娘的婚姻问题的纠葛，揭示了几个不同性格的人物在改造农村中的不同命运。剧本生活气息浓郁，语言生动，散发着泥土的芳香。

亲 事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东四八条52号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戏剧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字数38,500 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1 7/8

1981年4月第1版

1981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8069·127

定价：0.19元

人 物 表

大 云——女，二十九岁。

奶 奶——七十多岁，大云的奶奶。

二 云——女，二十多岁。

范老五——五十多岁，二云之父。

石 头——男，二十九岁，二云之兄。

小 云——女，二十多岁。

队 长——五十多岁，小云之父。

三 婶——五十岁，小云之母。

大 奎——男，三十岁，大云的朋友。

小 兰——女，十几岁，双目失明。

牟明来——男，二十多岁，放蜂人。

第 一 场

〔一九七七年春，晨。

〔队长门前。

〔一阵钟声，大幕缓缓拉开，队长上。

队 长 上工喽——（唱）

四个祸害全挖出，

别提心里多舒服。

回头看看过来的路，

我又是气来又想哭。

想当初谁不眼馋俺山里富，

小日子过得热乎乎。

刺绣花边石土组，

满山的果木压弯树，

嘟噜连嘟噜。

大闺女求朋托友来攀亲事，

谁不说嫁到这里能享福。

哪知道一声要堵资本主义路，

好家业作蹬成一祸烂粘粥。

毁了副业砍了树，

割尾巴一刀切的光秃秃。

批得我晕头转向眼发绿，

整天价写不完的请罪书。

干一天工分一毛五，

社员没劲穷对付。

翻过来，掉过去，
真是越过越糊涂。
头一个春天打基础，
恨不能一步赶上想当初。
就怕是上边说了不算数，
说不定又回二遍炉，
到头来再挨一顿撻。

（向门内叫）小云，小云！

〔三婶内应：大早晨头子上你嚎啥丧！

队长 叫小云上坡。

〔三婶声：她五更头上山喊嗓子去啦！

队长 那——你也该走啦。

〔三婶声：上哪走？我的事你少管！

队长 你——咳！

〔队长欲下。二云、范老五上。

队长 二云你这是要上哪？

范老五 进城去看看郑海。

队长 唉！“四人帮”倒了多半年了，这回也该给人家孩子落实政策了。汽车票买好了么？

二云 大奎哥买去了。

队长 老五，还缺啥不？

二云 不缺。

队长 我还忙着找人上坡，就不送你了。（向远处）三哈哈，你又待干啥去！（下）

〔大云跑上。

大云 二云妹妹！这几个鸡蛋你给郑海兄弟捎上。

二云 大云姐，你——

大 云 妹妹，见了郑海兄弟别擦眼抹泪的——

范老五 唉，蹲大狱的人见不得这个。二云呐，见着郑海跟他说，你俩的事叫他放心。

二 云 哎。大云姐，绣的花样子带来啦？

大 云 嗯。（掏出花样给二云）妹妹，你说上级能让咱再干？

二 云 我去问问县里刺绣厂，只要他答应收，咱就找队长，把刺绣花边组恢复起来。

大 云 哎，要真能象以前那样，往后的日子也能……

范老五 只要队长有胆，领着象以前那么干，我敢保，石工组一年就能进它几万！

〔大奎跑上。

大 奎 二云妹妹，汽车票，这是找回的钱。

二 云 大奎哥，看你跑的这身汗。

大 奎 （用袖子擦汗）嘿嘿。

〔大云递手绢。

二 云 （对大奎）大奎哥，你和大云姐的事还要等到多久？

大 奎 那个，嘿嘿，不忙。

二 云 十几年了还不忙？你真——

大 云 （制止地）二云妹妹，该走啦。

二 云 （对大云一笑）好。爹，我走啦。

范老五 哎。

〔二云、大云下。队长急上。

队 长 大奎，老五，快下手吧！

大 奎 队长，俺姨家那队里要发展果树，想叫我去帮些日子忙，说是跟你提过了。

队 长 他们说干还真的待干呐。大奎，眼下还不能去
喽。

范老五 管着烟酒饭，一天好几元，咱又不发展果木，为
啥不去干！大奎，向他要石匠，我也去。

大 奎 收入多少我不要，全归队上。

队 长 你不知道，夜里大队来人布置，叫咱全力以赴，
突击修补公路边的大寨田，好迎接参观团。

范老五 还往里填啊？巴掌大的几块地，石工组打的那几
百方石料，一个钱没换，全填进去，一寸三鳌象
绣花那么干，临了俺说了句气话，还落了一顿
认钱不认线！

队 长 老五，光你疼？光你冤？俺这心就是个木头疙
瘩。快走吧，一个不好挨了批也还得干。

〔大奎下。范老五欲行又止。〕

范老五 哎，还不行喽，俺石头快从东北回来办喜事了，
我得请假给他操持砖瓦、石料盖屋去。

队 长 老五，你怎么也捣鼓这些婆婆妈妈的事？

范老五 队长，掏句心窝子话，石头要是我亲生自养的，就
是打八辈子光棍我也——可他娘不在了，我不看
活的还得看死的，不能叫人说我老范有偏有向！

队 长 老五，你——

范老五 为给石头订亲，散了成，成了散，折腾了几回
啦；这回总算有门了，批评处分我都领着，说什
么也得给他把媳妇娶过来！（下）

队 长 老五——看看，土边硬叫照办，下头一肚子意
见，把我夹在当中，真是哑巴啃黄连，你看当个
队长有多难噢！

〔牟明来提蜜桶、旅行包上。〕

牟明来 队长，今年放蜂又得来麻烦咱队啦。

队 长 没啥。

牟明来 这是刚下来的头茬槐花蜜，呐，尝尝鲜吧。（递桶）

队 长 往后有啥事只管说，咱不兴弄这一套。我还忙着呐。（急下）

牟明来 （冷然一笑，唱）

槐花开，一片白，
牟明来二番进山来。
放蜂酿蜜把花采，
也恋着山里的姑娘好人才。
三朵云，名在外，
一个比一个更丰彩。
张家大云多和蔼，
只可惜年近三十现老态。
这家的云不高又不矮，
天真活泼生得乖。
顶数着范家的二云招人爱，
偏偏的扎人象棵刺莓苔。
去年我几番挑逗她全不睬，
差一点把俺那蜂箱摔。
看起来还是小云单纯上手快，
她娘一心图钱财。
巧使手腕儿放长线儿，
金钩钓得鱼儿来。

〔牟明来方欲上前。三婶上。〕

牟明来 三婶。

三 婶 他牟大哥呀，摊子安下啦？

牟明来 都摇蜜啦。（打开桶）今年槐花开得旺，你看这成色，漂白、胶粘，一层细沫。

三 婶 去年我那个老病，还多亏了你留的那点蜜。

牟明来 这是高级营养品，大干部都喜欢服用。（从包内掏出礼品）三婶，这些不成敬意，权表我的一点孝心吧。

三 婶 （接礼物）哎哟，来了就破费，叫我说啥好。

牟明来 三婶，我家的情况你了解，父母下世早，单身一根苗，进钱虽说不少，可就是没处花销呵。

三 婶 明来，看你也到岁数了，成年价走南闯北的，咋还不找个对象呵？

牟明来 唉，不瞒三婶说，美人处处有，知己最难求呵。

三 婶 只要条件有，媳妇就能到手，这事就包在三婶身上啦。

牟明来 那我牟明来的幸福就指望三婶啦。我这里先谢谢你老人家。（连拜加跪）

三 婶 快进家，给三婶说说耍个啥样的。

〔幕后传来小云的歌声。〕

牟明来 乖乖，老天爷给了谁这么条金嗓子？

三 婶 是你小云妹妹唱的。

牟明来 好嗓子。

三 婶 好啥，整天价狼嚎，连个县剧团都进不去。

牟明来 凭她这嗓子，不光进县，还能上省，弄好了说不定能出国！（远望）哎，那个吹笛的男孩是谁？

三 婶 张家大云的兄弟，叫小弟，他俩从小是同学。一个

爱吹，一个爱唱，成天价形影不离，有空就凑到一块胡狼嚎。

牟明来 噢，我快吃云妹的喜糖了吧？

三 婶 啥？就凭小弟那个家？要啥没啥，俺小云嫁给他去钻穷窟，受活罪呀，蝎虎子吃刺猬，不怕撑烂他的嘴！再说他家里还是——

牟明来 啥？

三 婶 他爷爷早年给八路跑过交通，死在鬼子监狱里，原先说是烈属，文化大革命又说是叛徒，斗了个八开。

牟明来 唉，要沾上这种关系，云妹的前途算是完了！三婶，不是我抬举你，象你这种干部家属，给云妹找对象，不能说门当户对吧，也得肩膀头一般齐。你可不能——

三 婶 谁说不是，头两年死妮子不开窍，越说越往一处凑，俩人一见面，就跟那粘粘胶一样，这阵子倒叫我说的心里活动点了，可总说怕对不住小弟……

牟明来 这好说，你老人家门路多，给小弟另找上个对象——

三 婶 对！给他另找上个，这样也算对住大云和他奶奶啦。可他家那条件就怕没人跟呀。

牟明来 如今到处兴换亲，转亲，真要找不着，凭着大云还换不来个媳妇？

三 婶 嗯，这倒是个法。可俺小云咋办？这死妮子迷上剧团啦，一满心光想——

牟明来 嗨，想进剧团还不容易。

三 婶 你有门子？

牟明来 门子说不上，咱有个条件！（唱）

俺二舅在那省里管文化，

好些剧团归他抓。

他又能写又能画，

又能吹来又能拉。

戏剧界里影响大，

外号人称贾大拿。

进剧团只要二舅一句话，

小孩子吃麻糖稳拿把掐。

三 婶 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门子好亲戚。

〔幕内喊“放蜂的，快来呀，你的蜂箱叫牛拱倒啦！”〕

牟明来 啊！三婶，我去看看再来！（急下）

三 婶 （望着牟明来的背影，唱）

这孩子一口一个三婶叫，

我心里好似蜜水浇，

长巴的平头正脸好品貌，

穿巴的尼龙毛料也不孬，

手脚大方条件好，

亲戚作官更打“么”。

俺小云若把对象找，

养老的女婿我得仔细挑。

（对内）小云，小云！

〔小云内应“哎——”〕

〔小云跑上。〕

小 云 娘，你叫我？

三 婶 妮，你不是成天巴着进剧团么？娘给你找到门路啦。（唱）

小 云 上县？

三 婶 进省。你牟大哥他舅专管这个，一句话就中。

小 云 哪个牟大哥？

三 婶 就是来咱村那个放蜂的。

小 云 真的？

三 婶 娘还能糊弄你。等着，一会儿我领你去见见他，把这事砸死。（拿礼物进内室）

小 云 真是没想到啊！（唱）

当演员是我的终生理想，

早盼着离开这僻壤山乡。

只可惜欲进无门空向往，

想不到放蜂人一片热心肠。

若真能进省团放声歌唱，

强似那手抡锹镢肩背筐。

鸟奔高枝人向上，

从今后远走高飞任翱翔。

〔三婶复出。〕

三 婶 妮，你看你牟大哥怎么样？

小 云 见了面倒是满热情的。娘，你问这干啥？

三 婶 妮，你这一辈子的幸福、前途全靠你牟大哥啦。

小 云 娘，你这是说了些啥呀？

三 婶 实话。娘这辈子就没过天舒心的日子，万不能再叫你趴在这山沟里吃苦受穷一辈子，没个出头之日。妮，别再死心眼儿一条道走到黑，这可是千载难遇的好机会呀！你的前途要紧！

小 云 娘，你——

三 婶 听娘的话！从今往后和小弟两手撕铺衬——裂开！咱还是碌碡掉了脐儿，各人儿顾各人儿吧！走，跟我找你牟大哥去！

〔三婶拉小云下。

——幕 落

第 二 场

〔当日中午。

〔大云家院内。有石桌、小凳，墙边有桃树一株。

〔大云挑水上。雀鸣燕叫，大云心有所动。

大 云 (唱)山雀儿成群闹花枝，

新燕双飞忙衔泥。

转眼间春又回山里，

盼今年春风带来好消息！

大云我打罢新春二十九，

大奎他连上虚岁三十一。

只因小弟未婚娶，

这心事怎好向奶奶开口提。

〔大奎扛木料上。大云忙接。

大 云 哪来的木料？

大 奎 头年放倒的那两棵树。奶奶不是想盖屋，预备给小弟办喜事么……

大 云 你那屋不是也——

大 奎 我那个不急，等秋后再说。

〔大奎上衣落地。大云拾起欲往盆里放。〕

大 奎 等等，布袋里有钱。

大 云 钱？（掏出给大奎）

大 奎 （不接）我把那口猪也过了，办喜事花销大……

（指纸包）这是给你买的。

大 云 （打开）丝线？

大 奎 嘿嘿！人人都夸你手巧，往后你绣花，我在果园，日子一天好起一天，再不用受那个艰难啦！（坐下编筐）

大 云 真的？真能有那么一天？

大 奎 都说政策又变回来啦，人家好些队都下手干啦。

大 云 （唱）五彩线，暖心话，

心里一阵热辣辣。

这些年家里家外全靠他，

上坡车大奎帮俺一块拉。

他为俺全不顾风吹雨打……

大 奎 （唱）只恨我一身难护苦根花。

大 云 （唱）他为人少言寡语心眼好……

大 奎 （唱）只恨我拙口笨腮难表达。

大 奎 云 （同唱）风雨十年同长大，

鱼恋水，藤恋瓜，

同林鸟儿连枝花，

早盼着两家合一家。

大 云 大奎呀！

大 奎 啊？

大 云 （唱）我心里憋着几句话，

大 奎 (唱)你说吧，我字字句句全记下。

大 云 (唱)过一冬，熬一夏，
连累你孤身一人度生涯。
莫埋怨守着闺女不出嫁……

大 奎 (唱)我明白奶奶她要为小弟先成家。

大 云 (唱)一年青春随着流水去，
耽误你多少好年华。

大 奎 (唱)大云莫说伤心话，
俺不是河边芦苇随风刮。
只要二人心里有，
多等几年又算啥，
哪怕等到白了头发。

大 云 大奎——(眼含热泪扑向大奎)
〔奶奶、三婶上。

大 云 (不好意思地)三婶来啦。(端洗衣盆欲下)

奶 奶 快吃饭了，又干啥去？

大 云 我去涮涮这几件衣裳。(下)

大 奎 奶奶，我，我也走啦。(随下)

奶 奶 他三婶，如今孩子们都大了，小弟和小云他俩的事——

三 婶 俺小云已经找着对象了。

奶 奶 真的？

三 婶 你看——都快订亲了。到时候还得请您去喝喜酒哩。

奶 奶 咳，我还蒙在鼓里，正想着给你——唉，这可咋办呐！他三婶，咱是老街坊了，你可不能看着小弟打一辈子光棍呵。

三 婶 说心里话，我是真想着给你小弟成上个家。可一张口人家就要砖瓦到顶、玻璃门窗、五间堂屋、三间厢房，你有么？里表三新、八铺八盖、单夹皮棉、四季衣裳；还有那自行车、缝纫机，四时八节见面礼，少说也得一千几，你拿得出来么？

奶 奶 天爷呀，我苦熬了一辈子，就这么眼睁睁地绝户了么！

三 婶 老婶子，别难受，只要能拿出四千块钱来——

奶 奶 四千块？

三 婶 就您家这个情况，四千块还算便宜哩！

奶 奶 这不是往死里逼我吗！

三 婶 老婶子，别发愁，天无绝人之路，方才我碰见范老五那个带犊子儿石头了，刚打东北回来，找了个媳妇又吹了，我给你两家倒想了个法——

奶 奶 啥法？

三 婶 老婶子！（唱）

说出来保险你满意，
一着能活全盘棋。
咱村里那个范老五，
正为了儿女亲事火样急。
凭两家都有儿和女，
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亲戚。
大云嫁到范家去，
把二云接到你家里。
两个闺女换换屋，
一对光棍有了妻。
不花钱，不送礼，

凭两家双喜临门都相宜。

奶 奶 噢，你是说叫大云嫁给石头，石头他妹妹二云跟俺家小弟，两家换亲呐？

三 婶 这叫亲上加亲，省钱省心。

奶 奶 二云是个好孩子，可听说她跟河西郑家——

三 婶 咳，河西郑家是个啥人家！老的瘫巴小的瞎。再说郑海坐牢一年多了，熬到啥时候是个头呵。

奶 奶 范老五那个犟脾气，他能答应？

三 婶 老婶子，范家那头有我啦，你估摸着大云愿意不？

奶 奶 那孩子倒是挺懂事，可她跟大奎好了这么些年了，我原想着——

三 婶 我那老婶子，事到如今就顾不了那么些了。你行好积德一辈子，总算修下了小弟这条根，要真打了光棍，靠谁给你张家传宗接代？真要绝户了，你是上对不起先人，下对不起子孙呵！

奶 奶 (唱)几句话勾起了一腔悲怨，

十年来受尽了凌辱饥寒。

老头子遭诬陷有口难辩，

老的老小的小少人无钱。

眼睁睁攀亲无门烟火断，

我死后有何脸面见祖先。

无奈何也只好，拿着孙女把媳妇换——

三 婶 (唱)这也算天赐好姻缘。

奶 奶 他三婶，事到如今你就多操心吧。

三 婶 好，你就等我的喜信吧！（下）。

〔大云端盆上。